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朱徵璧上木　何　剛慤人

　　　　唐昌世興公　參閱

菀洛集

疏　　　　　　韓邦奇

　慎重邊疆疏　三關防守

謹題爲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陳前事計開一欵山西三關地方

度淵先年因在腹裏經略未備近年官軍十分數少鎮堡倉塲粮草在在空虛遇有警報束手無策任其搶掠若不思患預防抑恐將來爲患匪細乞勑兵部會議擬覆題奉欽依准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轉行左布政使衛道等議照山西地方大同三關一帶皆（此疏與前疏相表裏）畿輔藩籬防胡重地大同逼近北胡故當時經略亦備城堡聯絡軍馬浩大虜雖有犯可保無虞三關稍近腹裏以大同爲之屏蔽故當時經略未詳職等查得鴈門關之東自大安口迤西至本關及寧武偏頭

關。向南至河曲縣等處地方。延袤一千三百餘里。代州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一千七百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五百餘員名。寧武關及神池土棚陽方口王也兒梁等處。及西八隘口。乃達賊出沒要路。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二千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一千餘員名。至於偏頭關儘在西北。尤爲孤懸。及秋之間尚隔一河冰結之後華夷同地總兵守備兩營所統官軍。不過二千三百餘員名。有馬者亦止二千餘員名。老營堡雖設有遊擊一員。統領官軍三千餘員名。此外雖有守

城步卒。中半老弱、不堪調用。夫以不滿萬之兵、守千餘里之地。而當數十萬之强胡、寔寡衆不敵、近年以來。虜志猖獗、知我虛寔。每犯三關、深入腹裡、萬騎星馳。飄忽如風雨、東奔則忻代受毒。西下則與嵐彼擾。况各衞軍旗、逃亡數多、營伍空虛、兵力寡弱、沿邊備禦十分疎略。而虜勢日强、誠可爲之寒心也。今照偏頭關去鴈門甚遠、寧武關居三關之中。爲今之計合無將副總兵官移鎭寧武、適中之地。令其往來調度、隨機戰守、地方有警、易於策應。偏頭關改設叅將

一員。益兵三千。於岢嵐州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神池堡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八角堡之東。寧武關之西。八角堡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築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俱與三關遊守相爲犄角。彼此應援。其所益之兵。或召募土著强勇。或僉於民壯中大戶。盔甲弓箭取於本省所屬衛所歲造。馬匹請給太僕寺寄養馬七千匹。或馬價銀二三萬兩。於本處收買撥付騎征。各營應用把總管隊等官。於

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內熟於邊務者選擇推用召僉新軍近寧武如神池八角之東者附隸寧武所八角之西者附隸偏頭所各收籍食糧終身開除子孫願繼者聽仍照近日兵部題准召募土軍事例每軍各賞銀三兩以資置辦軍裝什物庶乎人心樂從又查得大同備禦山西平陽汾潞等衛所官軍七千餘員名原非舊規向以正統土木之變暫留戍守遂成定例每年輪班遠戍異鎮月糧又在山西支給且訪各軍到彼不過買閑私門徒充廝役而已方今虜寇猖

概。但邊未退。且聞虜中走回人口。往往傳說不久聚衆大舉深入搶掠。譎詐之言。固難盡信。防禦之策不可不嚴。合無將前備禦大同官軍七千員名掣回摘（此言嘆于山西不便于大同大同一鎮必將爭執）派三關。仍照舊規。分爲春秋兩班。更番戍守。如有不足。召募新軍以克其數。掣回官軍。除在衛應有月粮外。在邊仍每軍日支行粮一升五合。新募軍人止支月米。如徵調遠出。亦各照例支給行粮芻粮。如有不足。行布政司照數派徵支用。再照將者三軍司命。地方安危繫焉。三關地方。止設副總兵一員。每於都指

單內推用責重任輕無以鎮壓人心攝服夷虜似宜改陞總兵官職銜推選謀勇都督克之如此則軍威壯而邊防增重將勢强而地方改觀三關一帶可以永保無虞偕或大同有警亦可尅期調用矣呈乞照詳蒙批議處固已詳的但事體重大及歲支錢粮總數及應增之數尚未入議仰再會議回報蒙此今照偏頭關副總兵改設總兵官推選謀勇都督克之移住寧武道里適中控以時勢似為相應但本官原係副總兵所治仍須添設參將一員益兵三千名馬二

千匹。及查得岢嵐州。乃古來秦漢華夷之界。尤戎馬出沒之衝。長城基址猶存。又查神池堡接壞溫嶺爲平虜之衝。亦胡馬侵犯要害重地。先議於岢嵐州及神池堡等各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抑恐兵微將寡。終不能以防遏虜患。職等愚計。合無於岢嵐州添設參將一員。增置官軍三千員名。馬二千五百匹。神池相地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八百名。馬五百匹。八角所之東。寧武關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之地。各立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

以便截殺。亦各益兵八百員名。馬五百匹。庶幾外寔

而內亦不虛。新募軍人。仍照近日兵部題准募軍事

例。各賞銀三兩。募軍附隸鎮西衛并偏寧二所收籍

食粮。通計所益召募土兵以八千四百名爲率。每名

月支米一石。每歲共計該粮一十萬八百石。挈回平

陽等衛官軍。仍舊分爲春秋兩班。更番戍守。每班以

三千員名爲率。兩班六千員名。每員名月支行粮四

斗五升。每歲共計該粮三萬二千四百石。二項共該

粮一十三萬三千二百石。每石折支銀六錢。共該銀

七萬九千九百二十兩。馬六千匹爲率。每匹月支艸三十束。料九斗。每歲止支六箇月。計草一百八萬束。每束折支銀一分五厘。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料三萬二千四百石。每石折支銀五錢。共計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通前共計該銀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兩。查得布政司會計内坐泒三關夏秋稅粮馬草起存本折全抛共徵銀三十三萬八千五十二兩有零。屯田子粒大約徵銀一萬三千餘兩。三關寔在兵馬。大約每歲支用銀二十八九萬兩。計數雖若有餘。

然中間遇災蠲免拖欠等項勢亦難免每年合於河東淮浙等鹽內請發八九萬兩庶足前項增益兵馬支用其脩建城池公館工料及召募新軍給賞該部量發銀數萬兩應用如此則兵食足而邊防有備守禦嚴而虜患潛消矣會呈到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看得事無定體惟變是趨治有先機因時而動山西三關比之他邊原額軍馬寡弱錢粮數少近來虜賊形勢異常猖獗日甚習知中國險易虛寔往往糾合醜虜大舉深入舍險就易避寔擊虛將來爲患

殆不可測。所據添設將官，增益軍馬，建拓城堡，處置錢粮，相機防禦，乘時經略，正在今日。乞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少裨邊務，伏望俯賜采擇施行。

陳愚慮以奠江防疏　江防

此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時上

謹題為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看得戶科給事中李薦題所奏，要將浦子口守禦應天五衛官軍，俱屬操江節制，及浦子口指揮千百戶，荒淫驕蹇，軍之富者安享於家，貧者商販於外，每遇操練，顧覔應名，甚者禦貨乘機，坐窩為盜，二口事體既分，安肯互

相應援其應否量撥操舡悉聽該部酌處一節無非振揚武備輯寧地方之意臣等議照我國家以南京都城根本重地據長江天險分京城各衛官軍為五營在城三營神機營大教場小教場京城之外二營江南設新江口水軍以禦水寇江北設浦子口陸軍以禦陸寇水陸二軍南北犄角互為聲勢使水寇不得以登岸陸寇不得以渡江雖二軍不同皆以拱衛都城五營通屬內外守備恭贊尚書節制設立以來永為遵守若以浦子口之軍撥舡習水則水軍獨增

而陸軍全無水戰未習而陸營已廢北來之寇何以禦之浦子口之軍既不可改爲水軍則雖屬之操江亦爲無益且操江官之職止以操演新江口水軍以拱衛都城爲務其軍亦不得調遣他出本官欽奉勅諭操習水戰整理戰舡振揚威武壯固根本故也自設新江口水軍以來江海之寇衆寡不一未嘗一經調遣其操江兼管巡江擒捕盜賊自有沿江一帶衛所有司巡捕官軍火甲人等賊勢重大又得通調沿江一帶衛所有司軍夫所屬不下數萬又何仰於浦

子口之軍哉况係　祖宗累朝舊制先後部院科道各官會題照舊累次奉有欽依難再別議其指揮等官荒澾驕蹇等弊誠或有之則申明先年題准比照京營事例科道官及本部委官不時點查嚴加禁約各官如有縱放軍士安享商販頂冒應名者具寔叅問其有乘機坐窩分贓者犯出依律重治本管官員受財故縱者一體治罪再照新江浦子二口俱係京營今新江口之軍每年春秋操期守備叅賛諸臣各一次閱操嚴行賞罰則浦子口之軍當春秋操期內

外守備叅贊官亦合各一閲視嚴行賞罰如此則舊制不至於更改而戎務亦不至於廢弛矣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請定奪

論

邊事論　　楊將

漢唐宋三代與我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之之法密我國家防之之法踈其故何也漢高帝當匈奴冒頓振古豪傑平東北諸胡獨覇虜中控弦四十萬高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

闔非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其防之也極其詳四百年間君臣上下日夕講求非戰鬬則和親未嘗一日忘唐太宗當匈奴突厥之强至于稱臣請兵以取天下故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當遼金元之强自朝廷以及閭閻所事者歲幣戍兵也我國家當元之甚弱（元本强）蓋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內一百五十年

因以入中國而為弱故太祖驅之不待兵力

來虜入化為中國人視中國人為尤弱而兵之一事為尤弱蓋中國腹裏武事雖弛猶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無矣況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

力辦虜人驕惰尤甚是以我　太祖既平群盜徐達北定中原元人即北遁未嘗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　文皇之英武三犁虜庭虜人破膽遠遁蓋以平日屋居穀食之人一旦身無居廬無食救死之不暇雖尋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況我百戰之兵乎是以防邊之兵較前代為疎益前代當虜之強我國家當虜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養敎習亦二百年復其故性若之何而守株以待乎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

謂改革者無他修復　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奴隷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明白而易見者。我　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卽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又去

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爲將者惴惴焉于是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剝落歸時無措則出之圈圍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寧能飲啄於洲渚之中哉卽使子牙遇此時彼惟卒釣於渭濱耳强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邊事論二 修邊

奇哄勝籌不在高遠切于時務卽是奇勝蓋事切於時務卽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高臥南陽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天子以

今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固俱不可圖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據守可以立基故一見昭烈即以爲言而終身事業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高遠言之誅曹孫篡弑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明俊偉然勢決不可行也故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且目以爲臥龍蓋爲此也今天下大計禦虜之策雖募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切務惟在於修邊然今之言修邊者每以宣大爲說則失策甚矣蓋宣大之邊不惟不能修而亦不必修

何謂不能修宜大大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縱修之亦不能遍守然決不必修也何謂不必修薊華夷之界限本在寧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虜共處一地不守險而守之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英豪之深意且宣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糧選天下之兵將守之者非爲宜大之地計爲屏蔽天下也今宜府彈丸之地總兵有正兵副總兵有奇兵遊擊有遊兵五路有叅將四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

此論在前兩疏中已見之要亦自有所見不止於防備地方立說也

三秦將十七城堡若望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若只保守宣大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以修邊爲哉所爲不必修也今邊之宜修者山西眞定順天也力既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一二零賊寇引竊入虜騎决不可長驅但有人守之即不可越所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夷險不一其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修者多其山險處不必修平漫接修之十不二三其土山平漫者可斬

削當自偏關宣武舊墻接修之其眞武順天一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以趨時修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宜大二鎭各城旣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一一歸併虜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所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歸乏則邀而擊之且可獲功何必修邊爲哉此修邊之說也

邊事論三　攻邊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先

發若彼既入寇。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爭鋒。兵者以我之固守不擊爲怯敵誘論沸騰未及用謀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數十萬而先阻罪耳壓牧我邊近年。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以我兵素不出攻。不爲之備。吾乃帥師攻之。然必爲萬全不可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察各陣。爲兵火一營。且攻且守。雖彼百萬之衆四面攻圍亦不礙吾之進退可取必勝。攻吾前則吾前衝之。攻吾後則吾後衝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益得志。兵火營大略以大車廂後爲陽門板。三孔安

砲仍以牌遮其口畫爲虎頭形廂兩頭橫安二砲廂後者札營用之廂兩頭者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粮草每用火藥手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而兵至中軍扯起青單號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帶第三砲放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矣西南北各如其制若四面齊來則四面砲齊發此劄駐時制也若吾欲回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固則攻其前若彼圍其左右則用橫廂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彼必遠遁豈敢近我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乃决

不敗之陣也。都城四面平曠。最宜用此陣。若於潮河川蘆溝橋左近爲此營。則虜必不敢近。而吾可得志。大抵用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多益善。攻守之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臨渴掘井。卒然未善。此攻邊之說也。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爲

易○險○不○專○之○病○難○險　疎○病○

踈爲不專。昔漢時。高帝當匈奴强盛之時。又以冐頓之梟雄。是以備之者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漁陽金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穀

專刑專舉辟。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召
供不計。賞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令一總
兵而不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
一有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
監軍而軍功不成。況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爲
無謂旣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凡一切戰伐進
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今當倣
漢唐制而行之。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預邊
兵管粮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兵官節

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粮刑名，皆不得預，舉辟潛移於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況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 太祖 成祖之法也

邊事論四　修老營堡

西北之大邊六。宣府最爲緊要。額兵十二萬。其次大（宣府雖最狹而兵最多以爲京師捍衛也）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華夷一帶界

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荊鴈門寧武寧化。自岢嵐保德偏關直抵黃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垣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華夷也中古始守以險外以爲藩籬。居庸紫荊之外有宣府。鴈門寧武之外有大同。我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荊鴈門寧武皆設兵將。寧化以西乃略而不備。秦時城址猶在。若考其地而設兵如鴈門等處。虜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爲甚費。今虜入中國。惟老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虜妄輿異志。以侵內地。惟此塗爲便。

旣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岢嵐等處無守。則天門忻口玄崗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之城。昔在山麓下。若虜乘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城西。築以甬道。長不過二里。即至山顛上。濶二丈。高三丈。兩面環一女墻。設數舖房。虜至以兵守之。金湯之固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文集

疏　　林希元

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疏 請罷鎮守內臣

以張永嘉之得君然猶不敢顯言撤鎮守內臣也故

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為郡縣衛所而統之以

進密勿之謀以撤之抑業于是大老之心以庶官乃

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重臣以鎮之小

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敢進此議言又爲難矣）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宮庭執役之官。豈我　太祖　太宗之法哉

嘗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　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眞欲藩衛保障以忠於　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爾。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內臣疏所求于外庭共所爲行賂者司私貲瑞也）朝廷之權者、然後得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豊約

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寶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谿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刻剝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　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歛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　詔書見

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 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 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 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 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 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 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 陛下不勝願望。

荒政叢言疏　荒政

恭惟 陛下堯仁舜孝。出潛御天、敬德日躋、文章虎

變臣民作極萬國歡心（大抵為賡之求治河應紹陳允奏）比聞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民厄災傷　惻然動念大沛鴻恩期于弘濟博延羣策用廣　聰明蓋自三王以降漢唐宋之君少有子育元元痌瘝知化如斯者也自　大號渙頒臣民聳動凡有寸長咸思自獻況臣久甘淪棄更荷　生成　大德莫酬赤心徒抱茲承　明詔敢不對揚夫救荒無善政古今所病古以賑濟垂芳史冊者代不數人然法多醇疵事難盡述往時官司賑濟動費不稽毫分無補今　皇上不愛太倉百萬之銀以濟蒼

生發自 宸衷誠曠典也使不精求良法斯濟斯人
切恐故弊仍存 聖心良負然臣疎淺豈有高論能
裨 神謨顧業尚專門事請素練臣昔待罪泗州適
江北大饑民父子相食盜賊蠭起之際臣之官適當
其任蓋嘗精意講求於民情吏弊救荒事宜頗明詳
悉今欲有陳于 陛下者亦負日之暄以獻吾 君
之意也臣聞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
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
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

曰疾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曰既歿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民急收養曰輕重繫囚急寛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于後編次以　進總曰荒政叢言是皆往哲成規昔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謂可施于今日者也若

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稅以舒民困，散居積以厚黎元，皆人主救荒所當行，則 陛下已先得之，不容臣言也，至于賣軍職，賣監生，賣吏典，乃不得已救急之弊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言之，不待臣言也， 陛下倘不以臣言為愚拙，為迂疎，乞 勑部院詳議可否，即 賜施行，

一 二難

曰得人難者，蓋為政在人，況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況不得人乎，（救荒賑卹以得人為主觀于漢末之事可加）如常平義倉之法，在耿壽昌長

孫平行之則為良。後世遵之則有弊。其故何也。正以不得其人爾。今各處災傷民惟凶危。陛下隱念至痛。府庫百萬之財。盡不愛以濟蒼生。此真愛民如子之心也。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無方。姦弊四出。飢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飢。府庫之財。徒為奸雄之資。百萬之費。不救數人之命。此臣所以深憂過慮也。然所謂得人者。非特府縣官。凡分委賑濟官者。皆所當擇而不可苟者。昔富弼青州賑濟。其所用之人。則除看州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府佐領官。擇有廉

能者用之夫有歐陽修以主賑濟則府縣正官不用擇所當擇者分委賑濟之官令不得如歐陽修者主賑濟則主賑濟者府縣正官之責所當精擇而擇委官又其責也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用可別揀廉能府佐或無從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于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蓋就所屬學職等官及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擇素有行義者每廠一員爲主賑又擇民間有行義者一人爲耆正數人爲耆

副使監司巡行督察各廠所至考其職業書其殿最並開具揭帖事完官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爲黜陟舉人監生等人貪視此爲除授民上之撫按有功者以禮奬勞仍免徭役有過者分別輕重懲治不恕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成庶幾矣曰審戶難者葢賑濟本以活窮民夫何人情狡詐姦欺百出乃有頗過之家濫支米食而窮餓之夫反待斃茅簷寄耳目于人則忠清無幾樹衡鑑于上則明照有遺此審戶所以難也古云救荒無善政正坐此

耳。昔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古今所稱。臣謂此殆不難。何也。民至于流。即當賑濟。無事審戶。何難之有。惟夫土著之民。飢飽雜進。真偽莫分。此其所以難也。迺時官司審戶。有委之里正者矣。有親自抄劄者矣。有行賑粥之策者矣。然皆不能釐革奸弊。何者。以臣所見言之。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臣始至。稽其薄籍。本州已賑濟兩月。倉庫錢糧已竭矣。而民父子相食者不能救。盜兵潢池者。日益熾。臣深求未得其故。（凡報名籍必待受賕而後得之故公家雖費而小民不沾實惠）旣而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問其賑濟。則曰無錢與

里書不得報名也又審賊犯于獄問其賑濟則曰未也而稽其簿籍已支兩月粮蓋里書之冒支也又收餓莩于野問其賑濟則曰無有何以不濟曰戶有四口二口支粮月支三斗道途遷徙已費其半一口支粮四口分之每口只得六七升是以不濟也此按籍之獘也此里正之不足任也臣既灼知其弊乃親自抄劄則纔入其鄉而告飢者塞途真與僞莫之辨也既而沿門審驗則一口不能十數家千萬飢民已不能遍而分委之人其弊與里正要亦不甚相遠此親

自抄劄之難也。及其延臣建議賑粥，其說以爲窮餓不得已者。始來食不須審戶，可得飢民。臣始是其議，用意推行，不知歲既大飢，民多解體。飢飽並進，眞僞莫分。甚至富豪伴僕報名食粥，窮鄉富人遣人關支。臣因痛加沙汰，追罰還官者無數。是賑粥之法亦難任也。故曰三者，皆不能釐革奸弊者此也。昔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令民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合請米豆若干，實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撿點。古今以爲

良法但以臣觀之門辟之貼未必從實撿點之官未必得人安能保其可以革弊而絕無欺僞于其間也然則終無策與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之民使自撿其鄉之稍貧者而貸之銀次富之民使自撿其鄉之次貧者而貸之種

審戶之敝能欺上官而不能欺鄉戶此亦足為撿驗之法

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于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也何者蓋使極富之民出銀以貸稍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次貧也使次富之民出種以

貸次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也。不用耳目而民爲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爲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于此者責委官耆逐都推勘隨戶品題既皆的實然後隨等處分賑濟則府庫之財不爲奸雄之資而民蒙實惠矣或曰貧分三等流民何居臣曰流移之民雖有健弱不一然皆生計窮盡不得已棄鄉土而仰食于外與鰥寡孤獨窮乏不能自存者何以異雖謂之極貧可也臣故曰不須審戶即當賑濟者此也。

二三便

曰極貧之民便賑米者臣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口日支五合仍曆子頭上分明算定一家口數一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河北流民賴以存活五十餘萬人此荒政之最善古今所稱近皆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米者然以臣觀之若次貧稍貧人戶家道頗過不幸而際凶歉之年生理雖艱猶未至懸命朝夕且其力能營運不至

束手待斃使其終日嗷嗷而守升合之米彼固有所不屑者且欲食之民略無涯限倉廩之積豈能盡濟惟夫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給之以米則免彼此交易之艱抑勒虧折之患可濟目前死亡之急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大口日支一升小口半之八口之家四口給米四口之家二口給米非不欲盡給之也民無窮而米有限窮餓之民日得米半升亦可以存活矣隨飢口多寡不分流移土著令就鄉集立廠每廠賑濟官給與長條小印上刻某廠極貧飢民以

油和墨印誌于臉每人給與花闌小票上書年貌住址如係一家即同一票五日一次赴廠驗票支米十人爲甲甲有長五甲爲羣羣有老每甲一小旗旗上掛牌牌書十人姓名甲長執之每羣一大旗旗上掛牌牌書五甲姓名羣老執之羣以千字文給號當給之日俱限巳時羣老甲長各執旗牌領率所屬飢民挨次唱名給散每口一支五升每甲五斗每羣二石五斗羣甲之糧只給長老使之給散必印臉驗票者防其僞也必羣分旗引者防其亂也必一時支給者

防其重疊也。必總領細分者。省其繁且選也。毋厳給與印信文簿。將飢口支粮數目。逐一造報。以憑稽考。仍給升一。五升斗一。五斗斛一。當官印烙。發付應用。其發米下船。如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難于搬運。則散銀。各厰官者貫。令就本鄉富戶照依時價糴買。或本鄉富民粟盡。可令飢民遠就有粟去處一項關支亦移民就粟之意也

曰次貧之民便賑錢者。臣按董煟救荒活民書謂支米最不便。弊病又多。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脚

費甚大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僞濫之弊小民將錢
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一斗米錢可買二三斗雜料
以二三升作和野菜煮食則是二斗雜料可供一家
五七口數日之費其說是矣近者官司賑濟多有用
之而專賑銀錢者然以臣觀之極貧之民室如懸磬
命在朝夕若與之錢銀未免求糴于富家抑勒虧折
皆所必有又交易遷還動稽昔日將有不得食而立
斃者矣可謂便乎惟次貧之民自身既有可賴而不
甚急得錢復可營運以繼將來此其所以便也其法

八口之家。四口支錢四口之家。二口支錢每口所支折銀二錢編聲給票。亦准極貧印誌。旗引則不必用。支錢於穿錢繩索。係以錢舖散者姓名。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如有低僞消折聽其赴官陳告。坐以侵漁之罪。如是則法不生奸而民蒙實惠矣。然塊銀細分。必有虧折。如銀十兩。散五十人。每人二錢。必虧五六七釐。此臣所經驗也。要不若散錢爲尤便。且貧民以銀易錢。又有抑勒虧折之患也。

曰稍貧之民便轉貸者。臣按出官粟以貸貧民者。古

之義倉是也。勸民粟以濟貧民者。今之例納是也。今臣所謂轉貸者。借民財以一貧民。而不費官財。酌二者之間而參用之也。夫稍貧之民。較之次貧。生理已覺優裕。似不待賑濟。然昔當荒歉。資用不無少欠。不可全不加念。是故不之濟而之貸也。然欲官自借之。則二貧之給錢穀。亦或不敷。若使富民借之。則民度其能償。必無不可。故使極富之民。出財以借。官為立券。豐歲使償。只收其本。不責其息。貧民得財而有濟。富民捐財而有歸。官府無施而有惠。一舉而三得備

焉。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入口之家。四口借銀。每口二錢。自正月至四月。總四月之銀。一次盡給之待其展轉營運亦可以資其不足而免于置之矣。一人所借。多至二百口。少不下一百口。若本鄉無富民。則借之外鄉。並官立文冊。事完之日。以禮奬勵。量免幾年徭役。作之有道。則民自樂于供輸矣。

然賑貸之民官司知其有餘不至分外科索亦寧矣豈得因之免徭役乎

三六急

曰垂死貧民急饘粥者。臣按作粥以飼飢民。昉漢獻帝。蓋嘗行之。後世多有用之。而專賑粥者。但以臣觀

之次貧之民生計未急日授之米已有不周而况粥乎極貧之民生計雖急而給之粥亦有所不願者何則粥之稀稠冷煖不一食之多寡緩急人殊早闕晚放人弗自便氣蒸疫作死亡相繼始也不得已扶攜强健而入廠終也不得去空拳匍匐而出門此所以不願也臣管泗州親見之審矣若夫垂死之民生計狼狽命懸頃刻若與極貧一般給米則有舉火之艱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惟與之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濟須臾之命此粥所以當急也

必于通都太衢。量搭小厰。亦設官者。令其領米作粥。流莩所過。並聽就食。但人餓既久。腸胃噎塞。乍飽多死。粥要極稀。毋令至飽。當以漸與之。待氣完體壯。然後與極貧一體賑米。然作粥之法。又慮生熟不齊。參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則民蒙實惠矣。或曰賑粥之法。符大臣嘗行于江北。今子三貧之賑不之取。獨取而用于垂死貧民。何也。臣曰。昔江北之大飢也。民餓死與爲盜。正在十一十二月之間。臣至多方賑濟。稍徙能行者。隨日給米。弱憊不能行者。爲湯粥飼

之及正月初廷臣建議賑粥民多不願臣乃試爲二（如此可以得民情）廠一賑粥一賑米民皆舍粥而趨米臣因與面諭可否其說鑿鑿可聽臣不能奪乃一意推行而更得法然行之未久而弊作何也飢飽混進而糜費浩繁疫癘盛行而死亡枕藉當日上司目擊其弊故行之不兩月羽書星馳令停粥而給米則上司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自改之矣臣目擊其弊乃多方澄汰亦只查革得一二續因飢民病愈乞歸遂給米散遣之雖以賑粥造報實則賑米者半月則臣已知其法之不

可行而陰改之矣然臣始至泗州也親見飢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莩既仆者欲仆者亟取米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因思垂死飢民非粥决不能救又不可緩若夫三貧之賑决不可用乃知昔人此法實爲垂死飢民而設擇羸弱給粥候氣完然後一給則宋儒程頤之論實有見矣今臣三貧之賑去粥不用而獨用之垂死貧民者豈空言無據哉或曰賑粥民既不願又有濫食者何也臣曰不願食者貧民其濫食者非貧也

曰疾病貧民急醫藥者。蓋時際凶荒。民作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尚艱。求藥問醫。于何取給。昔宋趙抃知越州。為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者。正為此也。往時江北賑濟。官府亦發銀買藥。以濟病民。然欸散無法。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而多造花銷。窮民得藥。初不對病。而全無實效。今各處災傷重大。貧民疾病。所不能免。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郡縣印刷花關小票。發各廠賑濟官。令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是飢民疾病。並聽就廠領

（此議不必官自開局即有行家士紳皆可為之）

票赴局支藥仍開活過人數並立文案事完連冊繳報以憑稽考濟人多寡量行賞罰侵尅錢糧照例問遣如是則病者有藥而民免于夭札矣

曰病起貧民急湯米者蓋疾病飢民或不能與賑濟或與賑濟而中罹疾病逮疾病新起元氣初復正當將息之時也而筋力頗憊不能赴廠支米若非官爲之所則呻吟牀簀之上有枵腹待斃者矣臣管泗州賑濟四月疾作見飢民多病不能赴廠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有患病新差欲食而無所仰者乃遣人

沿門捜訪。但是疾病新起貧民。毎人給米一升五合
三日内外。散米一十一石七斗。而濟病民八百二十
二名口。所費不多。全活者衆。今各處災傷重大。民病
有所不免。臣愚欲令各厰賑濟官。遣人沿門捜訪。但
是患病新起貧民。俱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使其旦
夕燒湯。不時溠飲。待元氣既復。腸胃既壯。方發飢民
厰。照舊支米。則病起有養。而民免于横死矣。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者。盖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
之民多死道路。不爲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薰蒸。仁

者所不忍也。故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宋仁宗有官爲埋瘞之詔。良有以也。然死者人所畏惡。責人以所惡其從則難。誘人以所利其趨甚易。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給銀買席瘞屍。督責雖嚴而暴露如舊。臣知其故。乃擇地勢高廣去處爲大塚。榜示四方軍民。但有能埋屍一軀者。官給銀四分或三分。每鄉擇有物力行義者一人。領銀開局。專司給散。各廠賑濟官給與花闌小票。凡埋屍之人。每日將埋過屍數呈報該廠。領票赴局。驗票支銀。事完造報。以便查考。埋過

屍骸。逐日表志以待官府差人看驗。此令一出。遠近軍民趨者如市。數日之間。野無遺骸。官不費力。而效者有歸。至簡至便。今各處災傷。瘦瘠不無飢餓轉死所不能免。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遺棄小兒急收養者。葢大飢之年。民父子不相保逃遺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有棄子于道路者。爲之惻然。因思宋劉彝知虔州。嘗給米令民收棄子。乃倣而行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令曰。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

每月抱赴局官看驗飢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止欲其收養不必責其徒許也）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于河于道者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輕重囚繫急寬恤者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三曰緩刑蓋民迫于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況年當荒歉疫癘盛行獄囚聚蒸厥害尤甚若不量爲寬恤則輕重罪囚未免罹災橫死故充軍徒罪追贓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暫爲釋放

殺斬重罪有礙釋放者必疎其枷杻。給以湯藥。如此（如此更得法外之仁）則輕重罪囚。各獲其生。無夭札之患矣。然囚繫既急寬宥。則凡戶婚諸不急詞訟。當且停止。恐負累飢民及妨誤賑濟。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 三權

曰借官錢以糴糶者。蓋年歲凶歉。則米穀湧貴。富民因之射利。貧民益以艱食。昔宋吳遵路知通州。適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散出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原價出糶。民謂之便。今既勸富民

出貸貧民。又借其財以糴糶。則民不堪矣。臣愚欲借官帑錢銀。令商賈散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依原（以官本糴糶既不傷民又不費官而斛以平價故物此最便事）價量增一分爲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糴。事完之日。糴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于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糴糶之法。專爲濟貧。商賈轉販。所當禁革。又當徧及鄉村。不得只及坊郭。則貧民方沾實惠。或曰。宋蘇軾浙中賑濟。謂只將常平斛斗出糶。則官司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

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董熠以爲良法遂建救荒三策而以是爲首令三貧之賑而不之取何也臣曰大飢之歲三貧俱困安得許多銀可糴米豆而糶買者多商販或富民也故其策不可用蘇軾之行于浙中者或未至于大飢也

曰興工役以助賑者蓋凶年飢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夫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任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圯壞之當修湮塞

之當濬者召民為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飢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于工役之中而有賑濟之助者昔宋熙寧（昔人嘗以荒年作佛事工役多以存濟亦此意也）七年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飢民董煟謂此以工役賑濟者今之大臣蓋嘗用之于宰縣之日臣嘗師其意而行之于泗州既有效者今各處災傷似可用也或曰荒年財力方詘凡百工力皆當停止故周禮荒政有弛力之令今子乃欲興工役何也臣曰荒年工役之

停止者。蓋謂宮室臺榭之類之可已者。若夫城池之興修。水利之資農。皆荒政之所不可已者。府庫之財自有應該支用而不干賑濟之數。若堅甲之類者。臣在泗州。蓋嘗支用而不礙于賑濟者矣。臣與工役之筴復何疑哉。

曰借牛種以通變者。蓋飢饉之後。賑濟之餘。官府左支右吾。府庫之財亦竭矣。民方艱食之際。只苟給目前。固不暇為後圖。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為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

若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宋仁宗發粟十萬貸民爲種爲是故也今府庫之財旣殫于賑濟如欲人人而與之牛則都里之民甚多一牛之費甚大欲人人而與之種則缺種之戶不少府庫之財莫續是難乎其爲圖臣昔在泗州承上司文移上里與牛六具種若干臣召父老計之其法難行乃自立法遂都逐圖差人查勘有牛有種者幾家有牛無種者幾家有種無牛者幾家牛種俱無者幾家有牛者要見有幾具有種者要見有多寡遍行造報乃爲處分除有牛無種

有種無牛人戶。聽自爲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具。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共養。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次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官爲立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于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于借。而不患其乏用。臣半月之間。凡處過牛千九百六十五具。種八百四十七石。銀一百七十五兩。處給一州缺牛種

其法細密而近情

人戶計四千八百五十六家此于財匱之時得通變之術時江非州縣多有倣行者今各處災傷重大如臣之法似可行也然臣昔在泗州不曾定六等人戶故須臨時查勘今既定民爲六等則稍貧者不待給

臨時查勘亦有勞獘定等以後貧富了然

次貧者令次富給之不待臨時查勘矣或曰次貧之民既有次富之民出種借之極貧之民則何所借臣曰極富之民既借之銀次富之民既借之種不可復

有田者不可囑之極貧

借矣要極貧之中無田者多若有田者再處一月之粮而一給之則其事盡濟矣

五六禁

曰禁侵漁者。蓋人心有欲。見利則動。　朝廷發百萬之銀以濟蒼生。而財經人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者正副類多染指。是故銀或換以低假錢。或換以新破米。或摻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詭名盜支。或冒名關領。情弊多端。弗可盡舉。　朝廷有實費而民無實惠者。皆侵漁之患也。昔王莽時。南方枯旱。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廩之。吏盜其廩。餓死十七八。夫盜廩之弊。豈特莽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不

此段爲救荒之弊。即與前得人難一段相對

重爲禁可乎臣按大明律凡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粮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問刑條例宣大榆林等處及沿海去處監臨主守盜粮二十石銀一十兩以上者問罪發邊衛永遠充軍臣愚以爲賑濟錢粮人民生死所係若有侵盜其罪較之盜宣大沿邊等處錢粮者爲尤大其情尤爲可惡合無分別等第嚴立條禁凡侵盜賑濟錢粮至一兩以上者問罪刺字發附近充軍十兩以上者刺字發邊衛永遠充軍至二十兩以上者處絞按律殺人者死侵盜賑濟錢粮至

二十兩以上致效飢民不知其數處之以死豈爲過乎重禁如此庶使漁知警飢民庶乎有濟矣

曰禁攘盜者蓋人有恆言飢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保必無縱非爲盜之人當其缺食之時借于富民而（飢民之特出今盜止不得姑息姑息則奸民因以生亂）不得相率而肆刼奪者遂遂有之于此不禁禍亂或繇以起周禮荒政十二有除盜之條辛弃疾湖南賑濟嚴刼禾之令正爲是也然處之無方則禁之不止民迫于死亡方且僥倖以延旦夕之命豈能禁之使不攘盜乎臣曾至泗州適江北大飢盜賊蠭起臣先

賑濟次招撫次斬捕凡賑過飢民三千四百口撫過飢民四百五十口捕過撫而復叛飢民六十口而盜始大靖今各處災傷重大盜賊擄奪難保必無若官府賑濟未及必作急區處賑濟俾不至擄奪若賑濟已及而猶犯是真亂法之民也決要懲治然不預先禁革待其既犯遂從而治之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必也嚴加禁革擄盜者問罪枷號為盜者依律科斷如有過犯不得輕宥如此則人知警懼而不敢犯禍亂因可以弭矣

曰禁閉糴者嘗見往昔州縣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郡飢則鄰郡爲之閉糴一縣飢則鄰縣爲之閉糴臣按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念然同盟之國尚有恤患分灾之義秦飢晉閉之糴春秋誅之况今天下一家民無爾我均 朝廷赤子乃各私其民遇災而不相恤豈吾 君子民之意哉一吾境亦飢又將糴之誰乎是欲濟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謂宜重爲之禁今後災傷去處鄰界州縣不得輒便閉糴敢有違者以違制論如此則爾我

一體有無相濟非惟彼之缺食可資于我而已之缺食亦可資於人矣

曰禁抑價者蓋年歲凶荒則米穀湧貴嘗見為政者每嚴為禁革使富民米穀皆平價出糶不知富民懼吝見其無價必閉穀深藏他方商賈見其無利亦必憚入吾境是欲利小民而適病小民也昔范仲淹知杭州兩浙阻飢穀價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眾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米價

深得市賑之術故致其來而濟我急白圭所謂知

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

繼至于是米石輻集價直遂平。今各處災傷若抑價有禁糴用仲淹之法則穀價不患于騰湧小民不患于艱食矣

曰禁宰牛者蓋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亦旋無望臣按問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　聖旨私宰耕牛今後違犯的照例治罪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欽此夫耕牛私宰在平時尚有厲禁況荒年宰殺必

多。所關尤大。不爲之禁可乎。然徒爲之禁。而不爲之處。彼民迫于死亡。有不顧死而苟延旦夕之命者。况充軍乎。有同類之人。父子相食而不顧者。况牛乎。謂宜預爲禁處。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欲變賣易

禁其宰殺。不禁其變賣。斯情法兩得也。

穀。聽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爲之收買。仍付牛主收養。待豐年服買。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賴。民獲全濟。而官本不虧。臣昔在泗州。盖嘗行之。而已後期。令各處災傷。宜勑所在官司。早爲禁處。

斯可以有濟矣。

曰禁度僧者。蓋見豈時歲飢。多議度僧賑濟。不知一僧之度。只得十金之入。一僧之利。遂免一丁之差。十年免差。已勾其本。終身游手。利不可言。況又坐享田租。動以千百。富僧淫逸。多玷清規汙人妻女。大傷王化。是謂害多于利。得不償失。事不可行。理宜深戒。

宋孝宗淳熙九年。勑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恐米數稍多。特減五十石。臣按宋人全失中原。財賦之入已寡。

又苦于歲幣之需。一遇飢荒。故不得已而出度僧之策。然猶一僧換米三百石。其不輕易如此。今 國家財賦既倍于宋。蠻夷輸貢無復歲幣。其財用既不若宋人之窘迫。乃因荒年給度。又一僧只易其十金。所獲不多。而受此不美之名。何也。故宋人之策。不可復用。度僧之事。決不可行。今各處災傷重大。恐有偶因費廣。復建此議者。所當禁也。

六三戒

曰戒遲緩者。臣聞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民迫飢餒。

其命已在旦夕官司乃遲緩而不速爲之計彼待哺之民豈有及乎此遲緩所當戒也昔宋蘇軾與林希書云朝廷原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于救荒初無分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然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昔至泗州適江北大飢府縣九月十月賑濟皆是虛文而民飢死正在十一十二兩月及至正月而差官發銀始至蓋亦坐遲之病也今宜以此爲戒嚴立約束申戒撫

按二司府州縣各該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粮務要及時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飢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拘文若管見往時州縣賑濟動以文法爲拘後患爲慮部院之命未下則撫按不敢行監司之命一行則府縣不敢拂不知救荒如救焚隨便有功惟速乃濟民命懸于旦夕顧乃文法之拘欲民之無死亾不可得也　朝廷雖捐百萬之財有何補哉昔漢河

內失火延燒千家。汲黯奉使往視。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濟貧民。（正恐當今官府未肯身任此事先發後聞也）宋洪皓秀州賑濟。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截留浙東綱常平米斛。以賑濟仰哺之民。此皆能便宜處事。不爲文法所拘者也。令各災傷去處。宜告戒撫按司府州縣官。凡事有便于民。或上司隔遠。未便得請。事有妨碍者。並聽便宜處置。先發後聞。惟以濟事爲功。不得拘牽文法。致誤飢民。有孤　朝廷優恤元元之意。則大小官員得以自遂。而飢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遣使者。臣嘗見遇時各處災傷重大。朝廷必
差遣使臣，分投賑濟，此固軫念元元之意。然民方飢
餓，財方匱乏，而王人之來，迎送供億不勝勞費，賑濟
故使之來不但勞費而已一則不諳
土俗一則本處官司議論約束未必同心下事了
及妨實惠未必及民而受其病者多矣臣愚以爲各
無實濟
處撫按監司，未必無可用之人，顧委任之何如耳，莫
若專　勅撫按官員，令其照依　朝廷議擬成法，仍
隨所在民情土俗，參酌得中，督責各道守巡等官分
督州縣，着實舉行，事完之日，年稍豐稔，分遣科道各
處查勘。王命所在，誰敢不盡心。黜陟所關，誰敢不

用命較之凶歉之際差官進還徒爲紛擾者萬不侔

矣

臣案古之救荒有先時預備者有臨時處置者先時預備常平義倉社倉等法是也臨時處置如臣所陳是也臨時處置之方如臣所陳略盡矣先時預備之法則未之及之也救荒不先時預備而待臨時處置亦緩不及事矣古之聖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先時預備也以荒政十二聚萬

民則臨時處置也必二者並行然後爲聖王之政若宋董煟救荒活民一書可謂兼備矣元張光大取而續增之　本朝朱熊又補其遺世稱爲完書版刻見在南京國子監然以臣觀之編次無倫觀閱不便其間缺略不備窒礙難行蓋亦有之茲遇　聖明博求荒政臣愚竊欲重加編集以　進然待哺飢民方懸命旦夕若待編完不無遲誤姑以微臣所見臨時賑濟之宜先行具奏俟臣從容編集完日另行奏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